



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
通讯员 徐军勇 文/图

不买一棵树苗,但却前后种了几千棵树。树绿他愉,树枯他哭。

即使树木死了,他还想着一切办法救,救不活就做成树雕——用另一种方式活在他的世界里。不可利用的枝条和树叶他从来不烧,只是找一个荒坡挖坑填埋。

在桐庐,就有这样一位树痴,他叫周肖明。

周肖明今年60岁了,不曾娶妻。“有树就够了。”他幸福于自己对树枝、树干、树根的特殊情感中。这种痴迷从他25岁开始,一直延续了35年,而且还将延续下去。

团结树、时间树、情人树……每棵树都是他的孩子

桐庐“树痴”:让树长出艺术来



周肖明经常去田里和树说话。



“孔雀开屏”要10年才能长成。

“树痴”迷上树木35年

在“树”和“妻”之间,周肖明最终选择了树,临老不悔。

那是35年前,他25岁。那一年他疯狂地喜欢上了抽象画。那段时间他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:田地里和房间里。下田干活,回房画画。“后来发现画画的投入大,也不会有什么结果,慢慢就喜欢上了种树,所有的树都可以变成一件比纸张更好的艺术作品。”

开始是柳树,后来又多了冬青、紫薇。起先是种在院子里,后来种到菜园里,再后来他

把树木种到了自家的口粮田里。即使家人反对,他也不改。

农村人结婚早,有女子提出“他放下树我就可以嫁”,但周肖明不肯——“树痴”的外号就这样传开了。

周肖明是杭州桐庐人,今年60岁。昨天下午他带着钱报记者径直去了村边的两块田——6亩大小(约4000平方米)的地方没有庄稼,种的全是树:紫薇、榔榆、杨树。“每一棵树都是自己培育的种子发芽种的。”这些树就像

他的孩子——每一棵都不一样,每一棵都是他想要的样子:比如“大团结(10株杜英树主干交叉长在一起)”;比如“时间树(交替生长后变成了凳子)”;比如“情人树(上千分开,下千盘根错节长一起)”……

“这些树都有自己的名字,他叫‘骨子扇’、她叫‘石梅(寓意十全)’、他们叫‘六亲(6棵树长到了一起)’。”他挨个说挨个摸,眼神柔和。

随着他对树木的理解,他想要的艺术造型树越来越多。

“以树为妻”,种树、修树、葬树

遇到因为工程而被断根的树最终没有被救活,他会消沉好久。

“换地方种,每天去看,但就是不行。像孩子又像妻子,哪里舍得?”他说,曾有加工厂向他收购,但他觉得就像是在卖妻卖子,狠不下心。

直到有一天,他想到了根雕——这是另一种让枯死的树活着的方式。

这个只上过一年初中的地道农民开始

辗转浙江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等地学习,并在兰溪碰到了一位同样痴迷各种树木的根雕大师。

之后,他开始了雕树:“山凤凰”、“孔雀开屏”、“奔月”等一系列的作品相继诞生。“从种子到树,从树到树雕,他们就真的成了我家人,永远不会老去。”他说。

雕刻好的树让人惊羡,惹得邻里竞相购买,但他不卖。

一年多以前,他在艰难的生活和爱树之间,找到了一个平衡点:高价——绝大部分的树雕都要万元以上。“我知道价格高,因为我不想卖。真有人要了,对方也一定是树的另一个知音,不会亏待我的树。”

不少人觉得周肖明是个痴子、傻子,但他不以为然,依然每天早晚两趟去田里看树、修树、葬树,与树对话。“有这些树陪着我,足够了。”他很满足。

这条无害化生产线要“吃”尽桐庐全城泔水

1月7日,杭州桐庐县餐厨垃圾无害化生产线运行满一周,这7天里,每天有10吨左右的餐厨垃圾迅速在消失。

“餐厨垃圾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项目”,是杭州桐庐县2017年民生实事项目工程之一,总投资3200万元,占地面积6282㎡,由当地城管局实施。

2018年1月1日起,这条生产线开始对县城区各餐饮企业、学校、医院、机关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桐庐县城管局办公室主任方国栋一直非常关心这个项目,生产线运行7天以来,3辆5吨的餐厨垃圾车每天早上6点、下午3点定时定点去企业收垃圾,再送到固定地点进行处理。目前试行阶段,回收垃圾的范围只限



餐厨垃圾车

于桐庐县城内20家大型企业,但是后续会不断扩展。“等到1月底,县城所有的事业单位食堂、大小企业餐厨垃圾将全被覆盖,共有100多家。”

垃圾收运采用收集、运输和处置一体化模式,政府、垃圾源头方、综合运营方,三方协作运营、规范管理。

餐厨垃圾被拉回厂房处理,垃圾分解之后产生沼气和工业用油。沼气可以用来发电,对于企业来说,这种发电方式能让电费费用降低。

“厌氧菌需要20天的培养周期,20天之后,第一批的沼气、工业用油便会产生。”

据悉,等今后100多家企业都被纳入这条餐厨垃圾无害化生产线之后,每天的沼气产量预估可达2000立方米,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万吨,可发出的电能相当于节约标准煤0.22万吨/年。

本报记者 章然